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三



明道先生文三

銘詩

顏樂亭銘

翰為孔周作



天之生民是為惟一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
 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其一作生聖以道化
 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
 巷汙以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
 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
 巷治以闢井潔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
 亭曰顏樂昔人有心子付子度千載之上顏惟一作

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
無彊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
可忘

遊鄆縣山詩十二首

有

僕自幼時已聞泰山多竒占有扈者尤復秀出常
恨遊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于天官
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飲雲山以償素志今到
官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
其一則簿書期會倉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
在山面最為近邑常乘間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

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月初吉聞貳車晁
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探吏失期二
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
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方
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
由高觀登紫閣還憇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
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
公西首僕復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
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
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

得徧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旦入太平谷憇息於重
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殆非人境石道
甚巖下視可憐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
西南下至重雲轉西閣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
三峯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
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冷可愛坐石掬水戀戀
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
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下山
緣東澗渡橫橋復憇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
故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

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
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塵昏甚瞽矇辜負終南好泉
石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世路嶮巖功業
遠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度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

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透更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彌猴山僧云晏元獻公來彌猴滿山

聞說彌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虫更世情

高觀谷

轟雷疊鼓響前峰來自彤雲翠藹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濕落石珠璣萬顆紅縱有虬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早時功

草堂寺在竹林之真其竹蓋特十頃

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簷簷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誥

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巖中得水以石敲餐甚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乞與雲膏洗俗腸

遊重雲

久厭塵籠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神目勞足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幃比到山前却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峰寒天將仙掌都遮

斷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峯

長嶺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
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
崖顛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藥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
望陟覺群峯四面低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

濟等閑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窻

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
地潢黃一作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為冗官難自
適暇時還得肆遊行

功名未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權酷虧課
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為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閑主

薄嬉遊不負艷陽天
獄訟已聞寃滯雪田農還喜土膏勻只應野叟猶相
笑不與溪山作主人

偶成時作鄮
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傍人不識予心
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郊行卽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
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祗恐風花一
片飛况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
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
巨濤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春香一作醪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
日風帝輕颺竹間樓望窮遠岫微茫見興逐歸槎汗
漫遊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
不識悲秋

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不似常
花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葉天備與漏泄
春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曉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下須火暖親爐
獸初覺冰漸結硯蟾敗葉卷風輕簌簌遠峰經燒靜
尖尖出門未要貂狐煖且着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二首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間
日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開山色已
嶙峋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陰曠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鳥聲人意融和
候草色花香藹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
銜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

中秋月

雲靜好風微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
鬢鬢窺瑤闕分明露桂枝遊英同醉賞誰復嘆官羈
盆荷二首

庭下竹青青一作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
餘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連漪尤綠淨涼吹夜
來生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
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助
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象戲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
法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百將軍重河外斜尖步
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月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昔邀相見過門又不逢貪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
須知春色醲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直使華顛老公
子看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沉酒定嫌醒者非顧我踈慵老山
野却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
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
子十日花前醉不醒

戲題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只逡巡却是去年春自
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贈王求

一作求

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虛氣休將碎唾壺借問閑窗靜
背何如爭勝擊珊瑚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灑柴關乍憑酒力溫肌
骨陡覺風威着面顏閭里相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
前山急須趁日藏薪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

綠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為枯榮吟野草

恐當且憐愁

醉柅

柅一作柅香輪詩人空怨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

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勞卷天為詩豪刺

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

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

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
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
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
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
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
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
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
暫到隣家賞池館，便將佳句寫瓊瑰。
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

占按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盃。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
萬物已隨秋氣改，一樽聊爲晚涼開。
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
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二首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
世上利名群蟻矇，古來興廢幾浮漚。
退安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
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何一作事不從容，疎懶睡覺東窻日已紅。
萬物

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
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睿祖開貞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
嗣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冕旒臨秘殿天日照西畿
朱鳳御星蓋青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藥弄晴暉
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水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
醮夕思颯馭香晨望絳闈哀遲愧官職蕭灑自忘機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開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窳恰似庾園基址
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
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墻無用少游車謝樂天有
去浥澗山居
城之遠

野軒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
思始知泉石在胷中

河亭

強索猶來真有為好高安得是無心河亭妙旨君須
會物我何爭事莫侵

藥軒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微風入庭
戶清香交送滿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刺占清作
春風處思順街東第一家

和花庵

得意卽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
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治劇君能佚居閑我更慵自惟降藻麗不解繼春容
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靜吟梁甫意真是卧隆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
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祗應風雨梅臺
上巳減前時一半春

送呂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鏡吹入三城知君再爲蒼生

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閑卧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
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
望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棟夢二年零落去
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流黃中蒲形勢天下疆帝得賢侯殿一

方四年不更尉民望元豐戊午季春月上心閱雨愁
黎蒼使車四出走群望我亦奉命來侯疆精神感格
天意順詔書纔下雨已霽病麥還青未出土野農鼓
舞歌君王故人相見不道舊爲兩權喜殊未央聖主
寬憂小臣樂自可放蕩舒宵腸白石萬固皆勝地主
人爲我携壺觴况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曉墳康莊
扶提十里雜老幼迤邐千騎明戈槍初聽鳴鐃入青
靄漸見朱旆輝朝陽遶頭自是謝康樂後乘獨慚元
漫卽侯來雖知有賓客衆喜更爲將豐穰臨溪坐石
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山光似迎好客動日景定

爲遊人長乘高望遠興不盡戀戀不知岐路忙人生
汨沒苦百態得此樂事貴難常我辭佳境已惆悵侯
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辜負泉石何能忘

陳公廩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
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春雪

二月將臨尾群陰久退潛只知桃李艷何復雪霜嫌
密霰仍先集飄霏忽散霑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
江漢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著瓦斜勢漸穿簾

烏化遼城鶴途鋪越女縑落英時闌舞飛絮或同黏
直把瓊瑤比誰疑鵲鷺擣透肌雖共利灑面刃爭銛
寒怯開闌賞光疑伴月現價增樵市炭興入酒家帘
駐足銀粧履昂頭玉累髯如何欺煦律重複困窮閭
薪之經朝備衣因恃暖拈擷芳遊女恨憂歲老農占
惜竹頻敲葉愁花旋覆苦失權悲太皞助虐有飛廉
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謙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厭
縱任陰靈巧難令木氣殲寒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
積勢方平壠流澌已墜簷暗空猶沓沓近地卽佔佔
遠水難遮面高峰不畏尖著墻聊盡粉蓋地豈成鹽

紈扇驚塵暄崑崗認火炎端來荐融釋空復助泓漸
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悵杲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求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况復多聚散
青陽變晚春弱條成老幹不爲時節驚把酒必誰勸

西湖

溪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
快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舫艫有時經雨飲
虹蜺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
外周旋如在畫屏中凝嵐散霧層層出削玉排青面
面同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

湖上獨酌呈范彝叟朝散程伯淳奉議

維

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未能忘
外樂綠尊紅茱對西曛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
外却應分別更迷貞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三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四

明道先生文四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為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為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即異於常兒未嘗為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為學尚書每撫其背曰興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

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嘆終喪益自奮勵力
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
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
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
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
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母犯法至於無訟
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
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
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為
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

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為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憇
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
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僅有髣髴思為
遠圖召寮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為
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為
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
躍啼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
之役吏緣為姦貧者充被其害公為之法役均而費
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為都官員外郎尋召為侍
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
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
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
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
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譴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
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
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此行此覃恩無意孤寒
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
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
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

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
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
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賊敗郡政隳
弛歲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庾以活餓
莩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路州一作之
最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荆湖除此
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
八州知勸下溪蠻酋彭仕羲恃險而驕將帥群蠻爲
亂先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
至辰仕羲畏公卽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

待之論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峻革邊患遂息時
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哀民取賞吾
不忍爲遂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
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
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御安撫
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
務姑息寢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
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
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刀取之於緡人
中如已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卽捕獲一人使疏其

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
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峩峩常留成都中數
十日誅取珍貨竒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
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
郎中召還爲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
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
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扭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
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
事驕兵大戢河比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
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歲增

益在鎮二年邊圉帖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其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園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

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臨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山陵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蓋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拔公爲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爲信且其首爲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

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
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
告老遷戶部侍郎致仕朝廷遴之故詔辭甚美所以
寵耀其終始焉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
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
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
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勲某爵某食邑若干公精慎
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
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
時者爲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

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
八九歲時尚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
釵於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
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
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
金邪吏嘆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釵數
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釵爲贖客有墜其
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
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釵墜於
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姻孤女收視之如

已子爲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
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
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爲之化後居顯仕自奉
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
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
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澄撓與人
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襍飾接
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卽之溫然有大
雅之德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
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寵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

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
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又
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
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
廷至於士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
遷奪善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不以威武移
潮州州宅舊傳多恠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
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故歷
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
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

尊二男長曰衛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
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後敏有高
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
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卽顥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
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
四人曰該曰諮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訢尚幼孫女五
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
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
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顥所親炙而知者謹
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
日死於熙寧首禩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藏葬一作之
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
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
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
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卽已成誦矣父亦不復忘去雖
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
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
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

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
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群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
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
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
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
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求則吾不知其所至也
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
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
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
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
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
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
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塋以誌其壙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
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
多好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
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大君賈氏之曾
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
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

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為荆南
監利尉即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
谿蠻嘯動焚劫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
公攝令事至此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
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
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
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同守者皆論功丐賞
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為利乎卒不
自言代還得為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
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磁州判官公事太

守武人不知為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
而人莫窺其跡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
太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
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便
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
濮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
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
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
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怕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
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

為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顓曰顓皆為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李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顓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為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歎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斯言不泯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絕異侍太

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悵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金謀曰劉石鵬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

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卽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又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廢以冗職可絕後患

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
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
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
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
所均者萬七一作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
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
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
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
學自當無媿於古人况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
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

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漢
州郾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附焉夫人太子
中舍杲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
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
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
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
乎銘曰

二氣交運方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

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純粹兮會元之期

聖雖可學學一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

而展矣仲通兮賦材持竒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
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
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韞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
師以勲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
媿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
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
通公卽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
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贊平文

簡公廢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刺戶曹掾時朝廷
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
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
富多彊猾小民困於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
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
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于京師大豪陳順謀
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
察其情卽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
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
緩其事吏卽爲謾奏移公興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

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饑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斂戢就法度內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謹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

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響動奔走奉事唯恐不至其後姦跡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背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卽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矣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猝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姦謀詭說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

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于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爲不寃故前所泣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九遷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

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顧曰頡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慎勿爲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柩于先塋且命顯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澶娘墓誌

澶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任澶淵筆而生故命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

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良其舉
動知思安靜沉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
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劇作善
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誠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
彊弱爲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爲劑之大小今槩以大
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
責命於天言之以爲世戒云耳悲夫澶娘旣死七十
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
嬌兒同兆一作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

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
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
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
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
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
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
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其城晚遷河南葬其親
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

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
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
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
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
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
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寓一作齊魯客梁晉久之而
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難
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
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
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

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
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
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
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矜正而不諒通而不
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
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
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
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
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

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一有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會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

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飲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侷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

好篤志爲學初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群書聲聞四
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
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
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
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
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
於是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
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
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
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

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
爲視醫藥所活旣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責財於
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上爲立制度稱其家
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
文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
益凋弊先生抗義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
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
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
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
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

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
家發積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
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為姦利前後為守
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于獄自守
而下畏恐生禍交為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
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
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
巧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
縣至則鑿小鄭一作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
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旋復專總其

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毀
交至以微文細故為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
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
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
於人視貪邪姦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改
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
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
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
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
勇於有為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

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顏為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姝為憂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頹波而

起廢疾先生家無甌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窶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為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為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貧無以為車棄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

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
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此字無熙
河未開之時前作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
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為明
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土納聽作命願為
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
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
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妄舉互言於朝時虜
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為之寒心
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

為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間見疑
以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
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
不貲雜羞離怨益甚其後釋其繫而歸之戎人感作

悅

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已任主

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
興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
於詩晚益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
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楮貨徵福覬利
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

元王父諱嵩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
州丹徒今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
太君妻其一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
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
四遷爲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
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
前夫人柩焉顯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
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慙遺
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拜齒爲公所器教
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二十年顧
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鬼飛翔望
南風浦作之蕭條想丹旒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
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
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
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絲百世之長公
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
寓愚之誠芳因遠致乎肴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

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尚
祭富韓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
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
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尉文忠
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
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
或濟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騫孰
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

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逸四世皆上
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勲業揭乎日月聞望
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
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
孰不齋咨而涕漣尚以公之沒也爲有憾焉嗚呼世
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求存屏伏者以憂
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旣衰而志遷惟公年
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
道極晝夜之拳拳追乎瞑目之日屬續之前萬物已
莫累乎心宵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

乎易名之謚典號為摛實祭冊之聖詔極於哀憐
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蓋非偶然顯愚不肖辱公
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
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歛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
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
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四



